大唐西域記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西域記

◀上一卷

卷第五 六國

下一卷▶

羯若鞠闍國

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，其長二十餘里，廣四五里。城隍堅峻，臺閣相望，花林池沼，光鮮澄鏡。異方奇貨，多聚於此。居人豐樂，家室富饒。花果具繁，稼穡時播。氣序和洽，風俗淳質。容貌妍雅，服飾鮮綺。篤學遊藝，談論清遠。邪正二道，信者相半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萬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二百餘所，異道數千餘人。

一、國號由來

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，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邏，〈(唐言花宮。)〉王號梵授，福智宿資，文武允備，威懾贍部，聲震鄰國。具足千子，智勇弘毅，復有百女，儀貌妍雅。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，棲神入定，經數萬歲，形如枯木，遊禽棲集，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，暑往寒來，垂蔭合拱。多歷年所，從定而起，欲去其樹，恐覆鳥巢，時人美其德，號大樹仙人。仙人寓目河濱，遊觀林薄，見王諸女相從嬉戲，欲界愛起，染著心生，便詣花宮，欲事禮請。王聞仙至，躬迎慰曰：「大仙棲情物外，何能輕舉？」仙人曰：「我棲林藪，彌積歲時，出定遊覽，見王諸女，染愛心生，自遠來請。」王聞其辭，計無所出，

謂仙人曰：「今還所止，請俟嘉辰。」仙人聞命，遂還林藪。王乃歷問諸女，無肯應娉。王懼仙威，憂愁毀悴。其幼稚女候王事隙，從容問曰：「父王千子具足，萬國慕化，何故憂愁，如有所懼？」王曰：「大樹仙人幸顧求婚，而汝曹輩莫肯從命。仙有威力，能作災祥，倘不遂心，必起瞋怒，毀國滅祀，辱及先生。深惟此禍，誠有所懼。」稚女謝曰：「遺此深憂，我曹罪也。願以微軀，得延國祚。」王聞喜悅，命駕送歸。既至仙廬，謝仙人曰：「大仙俯方外之情，垂世間之顧，敢奉稚女，以供灑掃。」仙人見而不悅，乃謂王曰：「輕吾老叟，配此不妍。」王曰：「歷問諸女，無肯從命。唯此幼稚，願充給使。」仙人懷怒，便惡咒曰：「九十九女，一時腰曲，形既毀弊，畢世無婚。」王使往驗，果已背傴。從是以後，便名曲女城焉。

二、戒日王世系及即位治績

今王，本吠奢種也，字曷利沙伐彈那，〈(唐言喜增。)〉君臨有土，二世三王。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，〈(唐言光增。)〉兄字曷邏閣伐彈那。〈(唐言王增。)〉王增以長嗣位，以德治政。時東印度羯羅拿蘇伐剌那〈(唐言金耳。)〉國設賞迦王〈(唐言月。)〉每謂臣曰：「鄰有賢主，國之禍也。」於是誘請，會而害之。人既失君，國亦荒亂。時大臣婆尼，〈(唐言辯了。)〉職望隆重，謂僚庶曰：「國之大計，定於今日。先王之子，亡君之弟，仁慈天性，孝敬因心，親賢允屬，欲以襲位。於事何如？各言爾志。」眾咸仰德，嘗無異謀。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：「王子垂聽，先王積功累德，光有國祚。嗣及王增，謂終壽考，輔佐無良，棄身讎手，為國大恥，下臣罪也。物議時謠，允歸明德。光臨土宇，克復親讎，雪國之恥，光父之業，功孰大焉？幸無辭矣！」王子曰：「國嗣之重，今古為難，君人之位，興立宜審。我誠寡德，父兄遐棄，推襲大位，其能濟乎？物議為宜，敢忘虛薄？今者殑伽河岸，有觀自在菩薩像，既多靈鑒，願往請辭。」即至菩薩像前，斷食祈請。菩薩感其誠心，現形問曰：「爾何所求，若此勤懇？」王子曰：「我惟積禍，慈父云亡；重茲酷罰，仁兄見害。自顧寡德，國人推尊，令襲大位，光父之業。愚昧無知，敢希聖旨！」菩薩告曰：「汝於先身，在此林中為練苦苾芻，而精勤不懈。承茲福力，為此王子。金耳國王既毀佛法，爾紹王位，宜重興隆，慈悲為志，傷湣居懷，不久當王五印度境。欲延國祚，當從我誨，冥加景福，鄰無強敵。勿升師子之座，勿稱大王之號。」於是受教而退，即襲王位，自稱曰王子，號屍羅阿叠多。〈(唐言戒日。)〉於是命諸臣曰：「兄讎未報，鄰國不賓，終無右手進食之期。凡爾庶僚，同心戮力！」遂總率國兵，講習戰士。象軍五千，馬軍二萬，步軍五萬，自西徂東，征伐不臣。象不解鞍，人不釋甲，於六年中，臣五印度。既廣其地，更增甲兵，象軍六萬，馬軍十萬。垂三十年，兵戈不起，政教和平，務修節儉，營福樹善，忘寢與食。令五印度

不得啖肉，若斷生命，有誅無赦。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，各高百餘尺。於五印度城邑、鄉聚、達巷、交衢，建立精廬，儲飲食，止醫藥，施諸羈貧，周給不殆。聖跡之所，並建伽藍。五年一設無遮大會，傾竭府庫，惠施群有，惟留兵器，不充檀舍。歲一集會諸國沙門，於三七日中，以四事供養，莊嚴法座，廣飾義筵，令相榷論，校其優劣，褒貶淑慝，黜陟幽明。若戒行貞固，道德純邃，推升師子之座，王親受法；戒雖清淨，學無稽古，但加敬禮，示有尊崇；律儀無紀，穢德已彰，驅出國境，不願聞見。鄰國小王、輔佐大臣，殖福無怠，求善忘勞，即攜手同座，謂之善友。其異於此，面不對辭，事有聞議，通使往復。而巡方省俗，不常其居，隨所至止，結廬而舍。唯雨三月，多雨不行。每於行宮日修珍饌，飯諸異學，僧眾一千，婆羅門五百。每以一日分作三時，一時理務治政，二時營福修善，孜孜不倦，竭日不足矣。

三、玄奘會見戒日王

初，受拘摩羅王請白，自摩揭陁國往迦摩縷波國。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邏國，命拘摩羅王曰：「宜與那爛陁遠客沙門速來赴會。」於是隧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。戒日王勞苦已曰：「自何國來，將何所欲？」對曰：「從大唐國來，請求佛法。」王曰：「大唐國在何方？經途所亙，去斯遠近？」對曰：「當此東北數萬餘里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。王曰：「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，少而靈鑒，長而神武。昔先代喪亂，率土分崩，兵戈競起，群生荼毒，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，興大慈悲，拯濟含識，平定海內，風教遐被，德澤遠洽，殊方異域，慕化稱臣。氓庶荷其亭育，咸歌《秦王破陣樂》。聞其雅頌，於茲久矣。盛德之譽，誠有之乎？大唐國者，豈此是耶？」對曰：「然。至那者，前王之國號；大唐者，我君之國稱。昔未襲位，謂之秦王；今已承統，稱曰天子。前代運終，群生無主，兵戈亂起，殘害生靈。秦王天縱含弘，心發慈潛，威風鼓扇，群兇殄滅，八方靜謐，萬國朝貢。愛育四生，敬崇三寶，薄賦斂，省刑罰，而國用有餘，氓俗無究，風猷大化，難以備舉。」戒日王曰：「盛矣哉！彼土群生，福感聖主。」

四、曲女城法會

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，從數十萬眾，在殑伽河南岸。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，居北岸。分河中流，水陸並進。二王導引，四兵嚴衛，或泛舟，或乘象，擊鼓鳴螺，拊弦秦管。經九十日，至曲女城，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。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，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、群官、兵士，來集大會。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。伽藍東起寶臺，高百餘尺，中有金佛像，量等王身。臺南起寶壇，為浴佛像之處。從此東北十四五里，

別築行宮。是時，仲春月也。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至二十一日。自行宮屬伽藍，夾道為閣，窮諸瑩飾，樂人不移，雅聲遞奏。王於行宮出一金像，虛中隱起，高餘三尺，載以大象，張以寶幰。戒日王為帝釋之服，執寶蓋以左侍，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，執白拂而右侍。各五百象軍，被鎧周衛，佛像前後各百大象，樂人以乘，鼓奏音樂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，隨步四散，供養三寶。先就寶壇，香水浴像。王躬負荷，送上西臺，以諸珍寶、憍奢耶衣數十百千，而為供養。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，諸國王為侍衛。饌食已訖，集諸異學，商榷微言，抑揚至理。日將曛暮，回駕行宮。如是日送金像，導從如初，以至散日。

其大臺忽然火起，伽藍門樓煙焰方熾。王曰：「罄舍國珍，奉為先王，建此伽藍，式昭勝業，寡德無祐，有斯災異，咎徵若此，何用生為！」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：「幸以宿善，王諸印度，願我福力，禳滅火災，若無所感，從此喪命！」尋即奮身，跳履門閫，若有撲滅，火盡煙消。諸王睹異，重增祗懼。已而顏色不動，辭語如故，問諸王曰：「忽此災變，焚燼成功，心之所懷，意將何謂？」諸王俯伏悲泣，對曰：「成功勝跡，冀傳來葉，一旦灰燼，何可為懷？況諸外道，快心相賀！」王曰：「以此觀之，如來所說誠也。外道異學守執常見，惟我大師無常是誨。然我檀舍已周，心願諧遂，屬斯變滅，重知如來誠諦之說，斯為大善，無可深悲。」

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，登臨觀覽。方下階陛，忽有異人持刃逆王，王時窘迫，卻行進級，俯執此人，以付群官。是時群官惶遽，不知進救。諸王咸請誅戮此人，戒日王殊無忿色，止令不殺。王親問曰：「我何負汝，為此暴惡？」對曰：「大王德澤無私，中外荷福。然我狂愚，不謀大計，受諸外道一言之惑，輒為刺客，首圖逆害。」王曰：「外道何故興此惡心？」對曰：「大王集諸國，傾府庫，供養沙門，熔鑄佛像。而諸外道自遠召集，不蒙省問，心誠愧恥。乃令狂愚，敢行兇詐。」於是究問外道徒屬。有五百婆羅門，並諸高才，應命召集，嫉諸沙門蒙王禮重，乃射火箭，焚燒寶臺，冀因救火，眾人潰亂，欲以此時殺害大王，既無緣隙，遂雇此人，趨險行刺。是時諸王、大臣請誅外道，王乃罰其首惡，餘黨不罪。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。於是乃還都也。

五、曲女城附近諸佛跡

城西北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復有如來髮、爪小窣堵波。

說法窣堵波南，臨殑伽何，有三伽藍，同垣異門，佛像嚴麗，僧徒肅穆，役使淨人數千餘戶。

精室寶函中有佛牙，長餘寸半，殊光異色，朝變夕改。遠近相趨，士庶咸集，式修瞻仰，日百千眾。監守者繁其喧雜，權立重稅，宣告遠近：欲見佛牙，輸大金錢。然而瞻禮之徒，寔繁其侶。金錢之稅，悅以心競。每於齋日，出置高座，數百千眾，燒香散花，花雖盈積，牙函不沒。

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，高百餘尺，石基磚室。其中佛像，眾寶莊飾，或鑄金、銀，或熔鍮石。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。

伽藍東南不遠，有大精舍，石基磚室，高二百餘尺。中作如來立像，高三十餘尺，鑄以鍮石，飾諸妙寶。精舍四周石壁之上，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跡，備盡鐫鏤。

石精舍南不遠，有日天祠。祠南不遠，有大自在天祠。並瑩青石，俱窮雕刻，規模度量，同佛精舍。各有千戶充其灑掃，鼓樂弘歌不舍晝夜。

大城東南六七里，殑伽河南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、苦、空、不淨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又有如來髮、爪小窣堵波，人有染疾，至誠旋繞，必得痊愈，蒙其福利。

六、納縛提婆矩羅城

大城東南行百餘里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，據殑伽河東岸，周二十餘里。花林清池，互相影照。

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，殑伽河東，有一天祠，重閣層臺，奇工異制。

城東五里有三伽藍，同垣異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。伽藍前二百餘步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高百餘尺，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。中有舍利，時放光明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

伽藍北三四里，臨殑伽河岸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在此七

日說法，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，聞法解悟，舍鬼生天。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。

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南至阿逾陁國。〈(中印度境。)〉

阿逾陁國

阿逾陁國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穀稼豐盛，花果繁茂。氣序和暢，風俗善順，好營福，勤學藝。伽藍百有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大乘小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十所，異道寡少。

一、世親、勝受及佛遺跡

大城中有故伽藍，是伐蘇畔度菩薩〈(唐言世親。舊曰婆藪盤豆，譯曰天親，訛謬也。)〉數十年中於此制作大小乘諸異論。其側故基，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、西方俊彥、沙門、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。

城北四五里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如來為天、人眾於此三月說諸妙法。其側窣堵波，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

伽藍西四五里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。髮爪窣堵波北，伽藍餘趾，昔經部室利邏多〈(唐言勝受。)〉論師於此制造經部《毗婆沙論》。

二、無著與世親故事

城西南五六里，大庵沒羅林中有故伽藍，是阿僧伽〈(唐言無著)〉。菩薩請益導凡之處。無著菩薩夜升天宮，於慈氏菩薩所受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莊嚴大乘經論》、《中邊分別論》等，晝為大眾講宣妙理。庵沒羅林西北百餘步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。其側故基，是世親菩薩從睹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。無著菩薩，健馱邏國人也，佛去世後一千年中，誕靈利見，承風悟道，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，頃之回信大乘。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，博聞強識，達學研機。無著弟子佛陁僧訶〈(唐言師子覺。)〉者，密行莫測，高才有聞。二三賢哲每相謂曰：「凡修行業，願覲慈氏，若先舍壽，得遂宿心，當相報語，以知所至。」其後師子覺先舍壽命，三年不報。世親菩薩尋亦舍壽，時經六月，

亦無報命。時諸異學咸皆譏誚，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，遂無靈鑒。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，方為門人教授定法，燈光忽翳，空中大明，有一天仙乘虛下降，即進階庭敬禮無著。無著曰：「爾來何暮？今至何謂？」對曰：「從此舍壽命，往睹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花中生，蓮花才開，慈氏贊曰：『善來廣慧，善來廣慧。』旋繞才周，即來報命。」無著菩薩曰：「師子覺者，今何所在？」曰：「我旋繞時，見師子覺在外眾中，耽著欲樂，無暇相顧，詎能來報？」無著菩薩曰：「斯事已矣。慈氏何相？演說何法？」曰：「慈氏相好，言莫能宣。演說妙法，義不異此，然菩薩妙音，清暢和雅，聞者忘倦，受者無厭。」

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，至故伽藍，北臨殑伽河，中有磚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。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，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，令往迎候，至此伽藍，遇而會見。無著弟子止戶牖外，夜分之後，誦《十地經》，世親聞已，感悟追悔：「甚深妙法，昔所未聞，誹謗之愆，源發於舌，舌為罪本，今宜除斷。」即執銛刀，欲自斷舌。乃見無著住立告曰：「夫大乘教者，至真之理也，諸佛所贊，眾聖攸宗。吾欲誨汝，爾今自悟。悟其時矣，何善如之？諸佛聖教，斷舌非悔。昔以舌毀大乘，今以舌贊大乘，補過自新，猶為善矣。杜口絕言，其利安在？」作是語已，忽不復見。世親承命，遂不斷舌。旦詣無著，諮受大乘。於是研精覃思，制大乘論，凡百餘部，並盛宣行。

從此東行三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北至阿耶穆佉國。〈(中印度境。)〉

阿耶穆佉國

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臨殑伽河，周二十餘里。其氣序土宜，同阿逾陁國。人淳俗質，勤學好福。伽藍五所，僧徒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城東南不遠，臨殑伽河岸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二百餘尺，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有經行遺跡之所。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。其側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佛像莊飾，威嚴如在。臺閣宏麗，奇制郁起，是昔佛陀馱娑〈(唐言覺使。)〉論師於此制說一切有部《大毗婆沙論》。

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，渡殑伽河南、閻牟那河北，至缽羅耶伽國。〈(中印度境。)〉

缽邏耶伽國

缽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據兩河交，周二十餘里，稼穡滋盛，果木扶疏。氣序和暢，風俗善順。好學藝，信外道。伽藍兩所，僧徒寡少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。天祠數百，異道寔多。

一、如來遺跡及提婆故事

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基雖傾陷，尚百餘尺。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。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、經行遺跡。

髮爪窣堵波側，有故伽藍，是提婆〈(唐言天)〉。菩薩作《廣百論》挫小乘、伏外道處。初，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，城中有外道婆羅門，高論有聞，辯才無礙，循名責實，反質窮辭。雅知提婆博究玄奧，欲挫其鋒，乃循名問曰：「汝為何名？」提婆曰：「名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狗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誰是狗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如是循環，外道方悟。自時厥後，深敬風猷。

二、天祠及傳說

城中有天祠，瑩飾輪煥，靈異多端。依其典籍，此處是眾生植福之勝地也。能於此祠捐舍一錢，功逾他所惠施千金。復能輕生，祠中斷命，受天福樂，悠永無窮。天祠堂前有一大樹，樹葉扶疏，陰影蒙密。有食人鬼依而棲宅，故其左右多有遺骸。若人至此祠中，無不輕舍身命，既怵邪說，又為神誘，自古迄今，習謬無替。近有婆羅門，族姓子也，闊達多智，明敏高才，來至祠中，謂眾人曰：「夫曲俗鄙志，難以導誘，吾方同事，然後攝化。」亦既登臨，俯謂友曰：「吾有死矣！昔謂詭妄，今驗其實，天仙伎樂依空接引，當從勝境捐此鄙形。」尋欲投身，自取殞絕，親友諫諭，其志不移。遂布衣服，遍周樹下，及其自投，得全軀命。久而醒曰：「惟見空中諸天召命，斯乃邪雅神所引，非得天樂也。」

三、大施場及修苦行者

大城東，兩河交，廣十餘里，土地爽塏，細沙彌漫。自古至今，諸王豪族，凡有舍施，莫不至止，周給不計，號大施場。今戒日王者，聿修前緒，篤述惠施，五年積財，一旦傾舍，於其施場，多聚珍貨。初第一日，置大佛像，眾寶莊嚴，即持上妙奇珍，而以奉施。次常住僧，次見前眾，次高才碩學、博物多能，次外道學徒、隱淪肥遁，次鰥寡孤獨、貧窮乞人。備極珍玩，窮諸上饌，如是節級，莫不周施。府庫既傾，肥玩都盡，髻中明珠，身諸瓔珞，次第施與，初無所悔。既舍施已，稱曰：「樂哉！凡吾所有，已入金剛堅固藏矣。」從此之後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。嘗不逾旬，府庫充仞。

大施場東合流口，日數百人自溺而死。彼俗以為欲求生天，當於此處絕粒自沈，沐浴中流，罪垢消滅。是以異國遠方，相趨萃止，七日斷食，然後絕命。至於山猿、野鹿，群遊水濱，或濯流而返，或絕食而死。當戒日王之大施也，有一彌猴，居河之濱，獨在樹下屏跡絕食，經數日後自餓而死。故諸外道修苦行者，於河中立高柱，日將旦也，便即升之，一手一足執柱端，躡傍杙，一手一足虛懸外申，臨空不屈，延頸張目，視日右轉，逮乎曛暮，方乃下焉。若此者，其徒數十，冀斯勤苦，出離生死，或數十年未嘗懈息。從此西南入大林中，惡獸野象，群暴行旅，非多徒黨，難以經涉。行五百餘里，至憍賞彌國。〈(舊曰拘睒彌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。)〉

憍賞彌國

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稱沃壤，地利豐植，粳稻多，甘蔗茂。氣序暑熱，風俗剛猛。好學典藝，崇樹福善。伽藍十餘所，傾頓荒蕪，僧徒三百餘人，學小乘教。天祠五十餘所，外道寔多。

一、刻檀佛像

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有刻檀佛像，上懸石蓋，鄔陀衍那王〈(唐言出愛。舊云優填王，訛也。)〉之所作也。靈相間起，神光時照。諸國君王恃力欲舉，雖多人眾，莫能轉移，遂圖供養，俱言得真，語其源跡，即此像也。初，如來成正覺已，上升天宮，為母說法，三月不還。其王思慕，願圖形像。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，親觀妙相，雕刻旃檀。如來自天宮還也，刻檀之像起迎世尊，世尊慰曰：「教化勞耶？開導末世，寔此為冀。」

精舍東百餘步，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其側不遠，有如來井及浴室，井猶充汲，室以頹毀。

二、具史羅、世親、無著及諸遺跡

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，是具史羅〈(舊云瞿師羅，訛也。)〉長者故宅也。中有佛精舍及髮、爪窣堵波。復有故基。如來浴室也。

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，具史羅長者舊園也。中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立，高二百餘尺。如來於此數年說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。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磚室，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《唯識論》，破斥小乘，難諸外道。伽藍東庵沒羅林中有故基，是無著菩薩於此作《顯揚聖教論》。

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，昔如來伏此毒龍，於中留影，雖則傳記，今無所見。其側有窣堵波，無憂無之所建也，高二百餘尺。傍有如來經行遺跡及髮、爪窣堵波，病苦之徒，求願多愈。

釋迦法盡，此國最後。故上自君王，下及眾庶，入此國境，自然感傷，莫不飲泣，悲嘆而歸。

三、迦奢布羅城及護法伏外道遺跡

龍窟東北大林中，行七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北至迦奢布羅城，周十餘里，居人富樂。城傍有故伽藍，惟餘基址，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。此國先王扶於邪說，欲毀佛法，崇敬外道。外道眾中召一論師，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，作偽邪書千頌，凡三萬二千言，非毀佛法，扶正本宗。於是召集僧眾，令相榷論。外道有勝，當毀佛法；眾僧無負，斷舌以謝。是時僧徒懼有退負，集而議曰：「慧日已沈，法橋將毀，王黨外道，其可敵乎？事勢若斯，計將安出？」眾咸默然，無豎議者。護法菩薩年在幼稚，辯慧多聞，風範弘遠，在大眾中揚言贊曰：「愚雖不敏，請陳其略。誠宜以我疾應王命。高論得勝，斯靈祐也；徵議墮負，乃稚齒也。然則進退有辭，法僧無咎。」僉曰：「允諧。」如其籌策，尋應王命，即升論座。外道乃提頓綱網，抑揚辭義，誦其所執，待彼異論。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：「吾得勝矣！將覆逆而誦耶？為亂辭而誦耶？」外道憮然而謂曰：「子無自高

也。能領語盡，此則為勝，順受其文，後釋其義。」護法乃隨其聲調，述其文義，辭理不謬，氣韻無差。於是外道聞已，欲自斷舌。護法曰：「斷舌非謝，改執是悔。」即為說法，心信意悟。王舍邪道，遵崇正法。

護法伏外道側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高二百餘尺，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。傍有經行之跡及髮、爪窣堵波。

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，至鞞索〈(山格反。)〉迦國。〈(中印度境)〉

鞞索迦國

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六里。穀稼殷盛，花果具繁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，好學不倦，求福不回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眾三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餘所，外道甚多。

一、大城附近諸遺跡

城南道左有大伽藍。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《識身論》，說無我人；瞿波阿羅漢作《聖教要實論》，說有我人。因此法執，遂深諍論。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。伽藍側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。說法側有奇樹，高六七尺，春秋遞代，常無增減。是如來昔嘗淨齒，棄其遺枝，因植根柢，繁茂至今。諸邪見人及外道眾競來殘伐，尋生如故。其側不遠，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復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。靈基連隅，林沼交映。

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室羅伐悉底國。〈(舊曰舍衛，訛也。中印度境。)〉